

美國別生著

近代中國邊疆宰割史

國際問題研究會譯印

籍書文英版出會本

“Plain Speaking on Japan.”

By Kwei Chung-shu

Price: \$3.00

“Is Manchuria Vital to Japan's Existence?”

By Hsiao Shung-ching

Price: 50 cents

“A Symposium Concerning Japan's Far Eastern Policy,”

Compiled by Y. S. Tsao and J. S. Tow

Price: 50 cents

我國陸地邊陲，自東北以至西南，爲日俄英法四強所包圍。各處受外力之壓迫久矣。至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四省淪陷，其他邊陲各地，同時受急迫之影響。於是內蒙之自治運動，新疆回教國之設立，藏軍之侵入西康，雲南邊界之擾亂，均有惡劣之背景，固不能以地方事件視之也。近年來我國上下，努力作開發西北之企圖，足見對於西北之危機，已有相當之認識。但其他邊陲各地之現狀，並未較優於西北，亦應同時注意及之，以免將來有過晚之憾。本會原擬將邊陲外交情形，編述小冊，以供國人之參攷。近適讀及美國外交政策討論會主任別生君所著，《The Dismemberment of China》，論文一篇，已將我國邊疆實況及歷史之背景，與日後之間題，原原

本本，敘述精詳。特亟譯出，刊印成冊，以供國人共同之研究，俾籌應付之方法，庶幾別生君所預料各種不祥之事，不致實現，民國幸甚。

國際問題研究會出版組

二十三年十一月

近代中國邊疆宰割史

美國 E. A. Bisson 著

中國國土的喪失，自從一八四二年英割香港起到日本最近的侵佔滿洲熱河、適足有九十年了。這九十年間，中國喪失統治權的土地，在清代四百五十萬方哩版圖裏面，佔了二百四十萬方哩。在這失地內，法國併吞印度支那、英國割去香港緬甸、息琴、管理西藏、日本併吞高麗、台灣、琉球、和統治滿洲、熱河、蘇聯管理外蒙古。滿洲的侵佔、雖然不過是中國失地史上最近的一事、但於最近將來的發展、有特殊之關係。因爲滿洲一失，中國其他的邊疆，都蒙着不穩的影響。或致成崩裂新局面的導火線，也未可知。

中國十八行省，歷史上爲兩重遼遠的邊藩所維護。外藩包括滿洲、外蒙、新疆、西藏。其中三處，已經在外人統治之下了。新疆現正感着政治的不安。內藩包括北方的內

蒙和西方的內藏，其間僅隔着甘肅西部狹隘的舌形地。內蒙近來改爲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註一）四行省。日本已經佔據了熱河和察哈爾東部近多倫諾爾城的軍事地。那是扼着入蒙古的咽喉。內藏新近開闢爲青海（註二）西康（註三）二行省。在過去兩年間，青海省西康省大部份給英國訓練的藏兵所佔據。照這樣看來，那末上面所說的嚴重形勢，更是明顯了。

中國所有的外藩，差不多一齊失掉了。內藩也失掉一部，而且有全部給人家佔據的危急。中國陸地的邊陲，被列強漸進的侵佔，較沿海各地更爲緊張。

一、中國的海陸邊陲

以長城爲標幟之中國歷史上的邊疆久已是包括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的廣大區域。從這些地方——尤其是北部——來的侵略，曾經屢次征服承平富庶的中國本部區域。當中國懦弱敵愾方張的時候，中國用遲鈍的方法去歸化野蠻的侵略者。當中國強盛時，皇朝的政策在使各夷族互相爭鬥。最近的先例、如元(1270—1368)清(1644—1911)二代

都給中國高超的文明所同化、漸感內部的敗壞，最後都被中國光復了。清初全盛時代，她的邊疆政策尤其是關於蒙古民族方面就用傳統的外交，得到許多的勝利。

十九世紀的初葉，清帝忽然遇到從未見過的西方侵略。敵人從海道而來，用西方新式機械的技術。從前對付邊夷的方法不能來抵禦新式和不測的海上殺伐與技術專精的民族。（註四）而西人來自遠方，不能久居中國、當然不能使他們同化。試用成法使他們互相爭鬥，結果中國反屢蒙其害。中國的沿海被擾亂了。一片一片的地方接二連三地被侵奪了。租借地，租界，商埠等深入中國的腹地。近世經濟帝國主義的一切桎梏，加到中國身上，包括借債，賠款，鐵路讓與權，海關管理權，領事裁判權和承認外國海陸軍的駐扎權等。

在歐戰後一短時期間，中國民族復興派要糾正外國的侵略，—這種侵略、到一九一五年的日本二十一條而達極點。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一年發現一種很有力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而中國確得有顯著的勝利，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因此增高了。（註五）然而從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在滿洲軍事活動開始，這外國權利的逐漸廢除，就被尖銳化地

挫折了。日本的攫奪滿洲熱河，實破十九世紀外洋侵略中國的新紀錄。在一方面看，日本步武歐洲列強兼用海襲和器械，達到了海洋殺伐的最高峯（註六）另一方面看，滿洲國的產生，在中國歷史上開一新紀元。而大陸政策和野心的演進或將佔據舞台的中心（註六）因為滿洲國可使日本越中國北方邊境而窺蒙古。還有西方兩大國——蘇俄在外蒙古英國在西藏，也都在中國邊疆佔有地位。印度支那的法國人，也伸張他的勢力到雲南。就形成了列強圍繞大陸的新局勢。

列強在中國邊疆所有地之間，有三處地方時常發生問題。就是內蒙新疆和內藏。中國在各處的統治權，均受威脅。非是內閩革命就是外侮侵凌或二者兼而有之。而且每處也是二三列強利益衝突之點。

像內蒙有蘇聯和日本的衝突，新疆有蘇聯和英國的衝突，雲南邊界有英法的衝突。所以在將來幾年當中，這些衝突，不單是決定中國能不能保守自己的土地完整權，並且將決定未來的遠東均勢之局。

二、邊疆上的人種和宗教

中國邊疆上的國際競爭，還夾雜着特殊的人種和宗教問題在內。中國邊疆的人種成分，是極端複雜的。只有在滿洲一隅中國人佔居民的大多數。滿洲人不復成爲異族和異國了、他們的語言和文化完全被中國人同化了。在政治組織上、滿人擁護日本手創的滿洲新政制的力量，比較的很薄弱，除了一點——就是擁護清皇室後裔溥儀的地位。

滿洲以外的中國人，在內藩外藩，差不多徧地皆是少數。蒙古人總數約五百萬。他們大多數居住在內外蒙古、但是也有許多散佈在滿洲西部、新疆北部、及青海、西藏等處。適與滿人相反，蒙古人堅決地保存他們人種的純粹。蒙古人和漢人通婚是很少。就是通了婚，蒙古人常常要逼着漢人過蒙古人的生活（註七）。結果蒙古的國脉，非但依然健全的存在，他還進行着復興事業，在現代還算一個政治要素。

回民在邊疆上也是一個重要民族，尤其在甘肅新疆。總算起來，那裏有一千萬中國回民。（註八）他們堅持着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習慣，但其他種種是與中國同化了。雖然如此，但因爲他們的種族及國家的觀念、還免不了十九世紀的大規模回教革命。現在中國西部邊疆上回民獨立運動正鬧着同樣的恐慌。

第二個特殊要素、影響到中國的邊疆、就是喇嘛教。——一種佛教、有極隆重的禮節複雜的教吏政治、和極發達的僧侶制。喇嘛教雖然集中在西藏，尤其在拉薩聖地，但已變成蒙古人的主要宗教。所以他們的勢力滿佈了中國的藩屬地。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爲喇嘛教吏政治的元首。班禪喇嘛雖是高級的活佛、但近來達賴喇嘛已操縱着西藏的非宗教權力。自一九二四年以後班禪因政治的原因、就放逐到中國。

三、蒙古的三部份

清代始祖，在十七世紀中葉，與滿洲的蒙古人聯盟，始能征服中國。（註九）更進而執內蒙古的牛耳，又因爲佔了這個優勢，他們就能管理外蒙古的蒙古民族。（註十）嗣後滿人稱雄於中國的邊疆約三百年。就是到了一九一一年清朝的末日，他們仍舊握着從西藏到滿洲的亞洲大地。在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之後，滿清力行的邊疆制度畢竟破壞無餘。所有蒙古人和其他邊民對於清帝共同的臣順心是不可救藥的損毀了。西藏外蒙古等處立刻脫離了中華民國。

從一九一二年起，有四個不同的政府統治外蒙古。第一，自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八年大部份爲俄皇所統治。自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短期間，中國曾加以治理。接着在一更短時期內，被白俄冒險家恩哥（Baron Ungern Von Sternberg）所統治。以上兩個政府都得着日本的勢力。恩哥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被蘇維埃打敗之後，庫倫接着設立了革命的蒙古人民政府。四年之後，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蘇俄立約認可中國的主權，蘇維埃軍隊就退出了外蒙古。但從那時起，蒙古人民黨統治他們的政府，並在重要位置上，聘請了許多蘇俄顧問。

蘇俄能夠在外蒙古佔據勢力，全靠着青年蒙人做後盾。他們覺得蒙古歷代相傳的舊法，必須激烈地改革，才可對付現代問題。這些少年掛籍在人民黨裏面，把舊時候貴族和喇嘛階級的特殊利益都拋棄了。在蘇俄指導之下，他們正建設一個僅以畜牧做基礎，而爲狹小農工經濟所允許的社會化的外蒙古國。所以這個政府的穩定與否，完全靠着青年蒙古人的能否繼續團結。現在的情形看來，還不致被人家推翻，除非受外方干涉——這就是引到中日對蒙政策的一個問題。

滿清亡後，內蒙古的王族，經過好幾次無效果的努力，想聯絡外蒙古樹幟獨立（註十）。他們失敗的原因，固然由於他們妬忌外蒙古的王族和恐懼俄國，但是大部份由於他們自信有對付中國的能力。他們起初雖能把中國軍隊驅逐出境，但是末了還是大失望。滿洲和華北的鐵路建築引導大批中國農民的侵入，蒙古人頂上的畜牧地都漸漸地被佔了。中國軍隊因為能夠得到外國軍械，終究在蒙古設立了一個強有力的統治權。

中國官吏辦理移民運動時，個人方面，對於土地交易，頗沾利益，因此發生了政治與經濟的聯絡。（註十二）一九二八年，內蒙古受最大的打擊，被分為四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這些新省的省界，把蒙古盟旗的界線無情地截斷，使蒙古人自己不得統一，以便於中國人的吸引。

在一九三一年，一件有組織的過程，嚇然顯著在蒙古事件之中。在外蒙古，一個革命式的蒙古民族主義，在蘇俄指導之下，組織了一個社會化的國家。在滿洲和內蒙方面，蒙古王族又給中國的侵攻漸漸地包圍着。當中國移民運動最初開始的時候，蒙古人在熱河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土地，在滿洲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註十三）在綏遠察哈爾等省的

蒙古土地，不是全部就是一大部份給中國人所移植。僅僅在察哈爾省北部一長條地方錫林郭勒 Shingel 完全幸免了中國的移民。在這個當兒，日本突然佔據滿洲，造成一個新局面。

滿洲國的產生，包括內蒙的熱河省在內。結果，使蒙古分為三部，就是中國，日本蘇俄，三國的勢力圈。滿洲國裏的蒙古屬地，雖然不滿十萬方哩，但是其中的蒙古人口，大約有二百萬。外蒙古一百萬方哩土地裏面，只有一百萬蒙古人民。內蒙古之仍屬於中國的部份也約有一百萬蒙古人民（註十四。）所以日本所操縱的蒙古民族，比中俄兩國所管轄的數目較大。

日本並不放棄這個形勢所給他的利益。滿洲國裏面的蒙古部份，新近另立了一個興安省，令一個蒙古人做省長。（註十五）興安省的地方官，大抵都從蒙古盟旗次級領袖裏調出來的。這省裏的蒙民自治，包括着蒙古人民有自行招兵購械之權。又給予相當之經濟利益，最著者就是保證中國農民不再去蠶食蒙古的土地。有這樣的蒙古政策相扶助，興安省的特別地勢，就使他變為大蒙古結合的核心，以發展保守派王族的民族利益。在

隣近中國各省裏的蒙古盟旗，因爲劃分了許多界線，有時和滿洲國的同族斷絕關係。察哈爾省北部無中國移民之錫林郭勒區域，和興安省接界，那兒保守派蒙古人的民族觀念是最切實。最後，溥儀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登位做滿洲國皇，頗使蒙古王族滿意，因爲日本已承認這個滿洲新創的地位。

在康德皇帝之下，蒙古王族能夠聯合起來，以國家方式，造成一個蒙民自治政體。他非但阻止中國人向內蒙古的侵入，並且還可改變外蒙古掃除喇嘛和王族特殊權利的國民革命主義。

在這些情勢之下，最近中國內蒙古發現之蒙古自治運動是必然的趨勢。這個運動的領袖是錫林郭勒盟王，他的中國名字叫德王（註十六）。德王最急的目的是推翻二重式的中國統治——南京之蒙藏委員會和本省之官吏。在這個制度之下，蒙古人的控訴，是給中央和地方推來推去、總沒有最後的解決。蒙古王族要求在察哈爾綏遠兩省內蒙古地方，必須組織另一蒙古省分，使內部各旗自治，並且設一個蒙古省長，直接和南京中央政府相往還。

一九三三年九月，南京政府派遣特使到華北對付蒙古要求各事。蒙王和特使討論之結果，設立一特別行政區，包括察哈爾綏遠之蒙古區域，直隸於南京政府。（註十七）這個協定，被中國各省官吏毅然反對，終究沒有實行。南京政府又想施行一種計劃，是當地中國官吏所主張，就是在現時各省中之蒙古地方，設立自治單位制度。（註十八）

直到現在，內蒙王族在德王領導之下，大概直接和南京交涉。不過這是在較大的日俄問題產生以前藉此消磨時間而已。（註十九）蒙古人真正的決擇是在：還是聯合蘇聯行革命的民族主義呢？還是在日本計劃之下行守舊的民族主義？（註二十）滿洲國出現後，蒙古王族希望以舊時慣例做基礎而復興。蒙古王族知道外蒙古的革命政體，不論他的實力何如，只有少數人敵後盾。而舊派還沒有死亡，可做抵抗革命的材料。因此，他們看到除效忠於滿洲國皇帝之外有團結保守派重建獨立蒙古國的可能，但從另一方面看來，這王族是代表一種腐敗和退化的傳統，近年又把他們階級的利益擺在國事之前。他們的權力又給一個強有力的青年蒙民運動所搖動——這個運動，雖仍是祕密，是主張實行「維新」計劃的。（註二十一）這些蒙古青年，現在不過一部份是共產化，但是因為要反抗趨向滿洲

國，他們不得不去找外蒙古幫助。這樣進展也能把蒙古人民聯合起來，不過他們的基礎是在蒙古青年與蘇聯合作之下的社會革命。

日本與蘇聯在蒙古互相對峙着，做各種階級的蒙古人的戰士一般。不過這裏最後政治的掙扎比較當地蒙人的交鬨、厲害的多。蒙古廣大的面積構成一個重要軍事上的腹地，假使日俄開起戰來，那兒就作戰場了。（註二十二）日本辦理了一個廣大自治的興安省，給隣近中國該管之察哈爾綏遠等省之蒙古王族，在他們不滿意中，一個希望。中國如在這個緩衝地保留她的統治，就可使日本與蘇聯間成均勢之局。但是沒有一國肯心平氣和的看見別一國去吸引這個區域。

蒙古人的自治運動，和日本在察哈爾省多倫諾爾地方的軍事活動（註二十三），都是對這暫時的不穩的均勢之局而表示。在這情形之下，蒙古人佔了一個特殊地位，就是在他們自治運動之上，加上了一個重要性，遠勝過他們的真正實力。在這個當兒，蒙古人的勇敢行動，能够影響到一個奮鬥的結果，或可決定蒙古民族生存的可能，也可決定建立他們民族生命的根基。

四、內藏

西藏在中亞細亞的軍事地位，已經成功五十年來，中，英，俄等國的國際競爭之焦點。元明清三朝都維持着西藏的宗主權。當十九世紀時候，清朝漸漸衰微，英國就伸張他的勢力到印度北部。十九世紀末葉，滿清西藏在尼泊爾不丹和息琴等處勢力之消失，使英國的勢力，直接和西藏接觸。到一千九百年，英國就認西藏為印度的前哨地帶，利用她做緩衝地，以抵制俄國之南下。

一九〇四年初，英國派楊赫司朋 (Colonel Younghusband) 遠征西藏，去抵抗那滋長的俄國勢力，並且促進那西藏官吏所摒棄的通商條約。西藏兵反攻，打死了三十七個英兵，他們自己死了一千五百人（註廿四）。達賴喇嘛逃到蒙古之後，英兵於八月三日入拉薩。一九〇四年九月一日和約成立，西藏賠款五十萬鎊，闢三個城市做商埠，還指定着在以上條件履行之後，英兵得在春丕 Chumbi 區域駐紮三年之久。西藏還同意在未得英國政府准許之前，西藏不將稅收抵押或讓土地及商務權與任何各國（註二十五）